



《耿飏回忆录（上下册）》  
作者：耿 飏  
出版社：人民出版社  
出版时间：2017年3月

**编辑推荐词：**全书描述了耿飏同志一生的革命历程。全书分为1909—1949年和1949—1992年两部分。前一部分记录了耿飏同志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，主要记载他参加革命斗争，特别是参加革命战争的过程，也是耿飏同志从童工走上革命道路，以及戎马生涯的回忆实录。第二部分记录了耿飏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人生历程，主要记述了他在外交战线上的工作经历，以及后来在中央军委、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时的经历和见闻。



《先知中国（英雄版）》  
作者：余世存  
出版社：广东人民出版社  
出版时间：2017年3月

**编辑推荐词：**本书是先秦时代的专题史、人物纪传史，作者选其中29位人物的预言为中心展开，并对预言本身予以分析，说明一人、一国都有其命运轨迹。

## 将军荟萃外交部

1950年年初，刚过阳历新年，我们十九兵团司令部就忙开了。参谋们有的在起草文件，有的在核对资料，有的在打电话，我则在批阅一份报告。忽然，通讯员进来叫我：“副司令员！李政委和杨司令员请您过去一下。”

“老耿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：中央来了命令，要调你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。”李志民同志一见到我，就笑眯眯地对我说。

“什么？调我去干外交？”我感到十分意外。因为，自参加红军之日起，我早已把自己和人民军队联结在一起；虽然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，经过20多年战斗，现在已经打下革命江山，但我决心还要为保卫人民胜利果实、为保卫祖国建设而继续紧握枪杆子；而且，从个人感情上说，我也舍不得离开长期在一起工作的战友，离开一道浴血战斗、生死与共的广大指战员。

杨得志同志和李志民同志从我的表情上看出了我的心事，就一唱一和地劝我：

“老耿，你以后还可以来兵团走娘家嘛！”

“枪杆子当然重要，但是搞外交也同样重要啊！”

“挑你，算是挑对了！掰着指数，我们这里也只有你最合适搞外交！”

其实，他们不劝说，我也决不会不同意调动工作，因为：首先，对于中央的命令，我当然无条件服从；其

次，我也明白外交工作的重要性。我只是对部队、对战友以及对驻地人民群众，有一种浓郁的依恋之情，因而舍不得离开他们。

春节刚过，我便奉调携眷来到北京，临时住在华北军区招待所。招待所所在的隆福寺一带，是有名的繁华地区，孩子们一到，就嚷着要去逛街看热闹。但是，我却迫切地想去看看天安门。我把这个想法一说，孩子们鼓掌欢呼，连赵兰香手里抱着的仅两岁的小女儿，也在不停地拍着她那双小手，而且他们吵嚷着要求马上就去。于是，冒着摄氏零下十几度的严寒，我们来到天安门门前。

一阵寒风吹来，使我不由自主地赶紧翻起了军大衣的领子。当时，长安街南面棋盘街一带的房子尚未拆迁，天安门广场要比现在小得多；也许由于京郊的防风防沙林带尚未种植的缘故，那时广场上的西北风比现在要强劲寒冷得多，吹在脸上和颈间，好像刀刮般的疼痛。所以，我急忙把孩子们的棉衣领子也翻起来。

虽然天气是这样寒冷，可是此刻我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。

巍峨的天安门，在初春的阳光显得更加雄伟壮丽。

仰望天安门城楼，我仿佛听见：毛主席在开国典礼上宣布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”那响彻

云霄的声音，依然回响在广场上空。

记得数月前举行开国典礼时，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正在西北前线。当我们在司令部里通过电波听到毛主席那庄严而洪亮的声音时，大家都激动地跳了起来。但是，我在欣喜中又觉得有些遗憾：未能处在天安门前群众的洪流中，直接聆听那开天辟地的一声春雷，亲身经历那伟大时刻的伟大场面！当时我就暗中告诉自己：下次去北京时，一定要到天安门前补上一课，补充体会一下当时激动人心的情景，以弥补未能亲身参加开国盛典的损失。

现在，我站在人民领袖宣布新中国诞生的地方，站在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下，不禁胸中热血沸腾，脑中思潮起伏……

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北京。

回忆四年前，即1946年初，我奉中央的命令和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嘱托，第一次来到北平，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。那时，我作为军调部我方代表团的副参谋长兼交通处长，在叶剑英、罗瑞卿、李克农的领导下，参加了和美蒋代表在谈判桌上的激烈斗争，还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监视。由于北平恶劣的政治环境，尤其是目睹北平人民所遭受的苦难，使我对这个古都产生了并不良好的印象，觉得这是个灰暗、阴

沉、令人窒息的破旧大城市。

第二次来这里是1949年初。那时我们第十九兵团参加了平津战役。北平和平解放后，我们迈着雄健的步伐，精神抖擞地举行了人民解放军入城式。面对着回到人民手里的新生的古都，我们的脸上都荡漾着胜利的微笑；军营里和城内城外，到处飘扬着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……”那动人的歌声。

一年以后的今天，我第三次来到这里，感觉又是不同。因为，现在的北京，已经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。在这里，党中央和毛主席、中央人民政府和周总理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朱总司令，一面指挥着向东南、中南沿海岛屿和西南地区继续进军，以便解放全中国，一面正在筹划绘制着建设新中国的蓝图。因此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，我此刻仰望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国徽，在保持着革命胜利的喜悦的同时，也感受到了“建设新中国”这副担子的重量。因为我知道，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，胜利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，而是标志着更艰巨的新的征程的开始。

节选自  
《耿飏回忆录（下册）》

## 传说中最早禁酒的人

大禹有一个预言，被人记了下来：“古者仪狄作酒醪，禹尝之而美。遂疏仪狄，绝旨酒。曰：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。”

这个叫仪狄的人，造出很好的酒让禹喝，禹喝了觉得甘美、爽神、遣性——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很嗨。据说大禹也很喜欢，但他并没有说自己从中看到了天堂，他反而担忧地预言说：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。他不再与仪狄往来，也不再喝那种酒了。传说他是最早禁酒的人。

禹的预言是准确的，他的子孙就没有逃脱酒的厄运。夏朝的最后统治者桀，挖池蓄酒，酒池内甚至可以行船荡舟，而且每次都有三千人陪着桀，“一鼓而牛饮”。夏桀疏理朝政，最后终于因酒亡国，为商汤所灭。后来的帝王喜欢酒池肉林的快活，以致亡国亡身的故事也不在少数。人臣百姓因酒误事的例子就更多了。据说春秋时代，鲁、赵、楚国等国君会饮，鲁国和赵国都向楚庄王进酒。楚庄王喜欢喝赵国的酒，谁知掌酒官不

小心错将鲁国低度酒以赵国的酒的名义呈了上去，楚庄王尝后觉得没劲，以为是赵国不尊重他，因此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。

酒的魅力太大了，大得超过了正常正当的人性，超过了天道自然，人们因此失去了生存的理性，而陷入虚无、非理性的迷幻中。帝王们更是在酒面前丑态百出：东晋孝武帝司马曜，醉酒后被自己的妃子张贵人戮杀；北齐文宣帝高洋喝醉酒杀了爱妃薛嫔，拿了她的大腿当琵琶弹；南朝宋废帝刘昱亲自到宫外偷狗，杀了到寺庙煮以饮酒；隋炀帝杨广“妓航酒船”，顺着大运河从北喝到南，临死时仍吟诗“鸟声争劝酒，梅花笑煞人”，还没忘一个“酒”字；明武宗朱厚照亲自到乡下去物色女人，为此写诗说：“野花偏艳目，村酒醉人多。”咸丰帝看国势衰弱，不作努力，反而混进醇酒妇人堆里，“以醇酒妇人自戕”。

文人们更与酒结下不解之缘。屈原说：“世人皆醉我独醒。”“书圣”王羲之醉时

挥毫而作《兰亭序》，“道媚劲健，绝代所无”，而至酒醒时“更书数十本，终不能及之”。草圣张旭“每大醉，呼叫狂走，乃下笔”，于是有其“挥毫落纸如云烟”的《古诗四帖》。李白写醉僧怀素：“吾师醉后依胡床，须臾扫尽数千张。飘风骤雨惊飒飒，落花飞雪何茫茫。”而在杜甫眼中：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苏东坡说：“俯仰各有志，得酒诗自成。”杨万里说：“一杯未尽诗已成，诵诗向天天亦惊。”张元年说：“雨后飞花知底数，醉来赢得自由身。”

尼采分析说：“我们在这短促的一瞬间真的成了万物之源本身，感到它的热烈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感。纵使有恐惧与怜悯之情，我们毕竟是生灵，不是作为个人，而是众生一体，我们就同这大我的创造欢欣息息相通。当一个人的生命力受到强烈刺激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的时候，才能最充分地感受生命。不管这种刺激本身是痛苦还是快乐，只要它有

效地使人感受到生命的力量，就是享受。”

由此看大禹的那一句话，可以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先知：他尝一口酒，就能感觉到酒的神性，也许他有尼采那样的感受；但他同时感觉到了危险——酒的魔性，酒对人的支配是可怕的。他可能清晰地看到了酒使人的堕落，酒让人亡国亡身的场景。因此他说出了那惊人的预言。

当然，大多数人不认为大禹是个先知，因为他的预言偶然性太强。即使他是一个神权时代的先知，他也是不称职的，因为他没有把预言上升到必然、理性的程度。虽然他只喝了一口酒就断言酒会亡国，就酒来说，酒当然会误事，可是为什么会如此，他没有说。他也没有从制度上设计，只是跟他父亲鲧用堵的办法来治理一样，一禁了之。

节选自  
《先知中国（英雄版）》